

楔子 青寧公主和親

大周國乾清三十六年。

臘月，皇都，大雪紛至，連日來的大雪在今日清晨終於停緩，城裡櫛比鱗次的宅子房頂瓦片皆覆著銀光，顯出一層勻淨的光彩。

青寧公主送嫁的隊伍，幾乎佔滿京城直通皇城的通陽大街，街道兩旁擠著滿滿的百姓，每個人臉上全是欣喜的笑容。

大周國物產富庶、地理位置極佳，不僅產糧也近海，豐富的漁獲與鹽務讓大周成了這片土地最富饒的國家。

卻也因為如此，猶如香餠餠的大周四面環敵，北有烏仲、南有南夷、東有弔貊、西有西遼，人人都想佔領這塊據說遍地黃金的國家，因此大周國長年打仗，雖然強國環伺，可大周國也不是省油的燈，各處都有名將鎮守。

烏仲有齊北將軍——蕭戰。

南夷有飛雲將軍——魏未然。

弔貊有雷怒將軍——雷止鋒。

西遼有青揚將軍——楊唯青。

有這四大家族坐鎮，才得以讓大周國長年安定，可就在前陣子，坐鎮西遼的楊唯青竟被內奸所害，身受重傷廢了右手，沒多久更是鬱鬱而終。

這在大周可是掀起了軒然大波，蕭、魏、雷、楊四大家族可以說是大周國的四大門神，有他們的子弟坐鎮才得以保全大局。這麼多年來，這鎮守之事都是子承父業，齊北、飛雲、雷怒、青揚四個名號也是如此。

然則四大家族早已不復以往那般人了無孑遺，就是旁系子孫也在戰場上消磨的差不多了，可儘管如此卻還不到銜接不上的地步，除了當年險些被換下的凜王一脈以外，便是楊家了。

楊肇乃一代豪傑，可惜長年的禦敵讓他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傷口，在四十歲那年舊傷復發，卻硬撐著打了一場大勝仗，延誤了就治的時間，就這麼去了，而當時楊肇的獨子楊唯青不過才十三歲。

「子承父業」這輕飄飄的四個字，在四大家族心中卻宛若千斤之重，尤其是膝下僅有一子的楊肇，然皇令有云，四大家族的將軍名號以及榮耀唯有長房嫡系可以繼承，若是違令將褫奪官職，因此就算楊唯青只有十三歲仍要上戰場。

好在楊唯青年紀雖小，拿起劍來卻是不含糊，在楊肇親信的教導下，加上楊肇生前最後那場戰役不僅將西遼打得潰不成軍，還取了西遼第一猛將烏木克的人頭，西遼大元帥痛失手下第一愛將，一時間又找不出能與青揚軍抗衡的主將，這才給了楊唯青成長的機會，幾年下來已將青揚將軍這位置坐得極穩。

如今楊唯青已是二十歲，他十三歲那年去了西遼邊疆汝安城，可以說這輩子大半的日子都是在此渡過。

他的父親楊肇十六歲便成親，楊夫人孟氏乃是楊家為他選定的妻子，是忠義侯府的嫡女，兩人在身分上極為相配，性情上卻大為迥異。

楊肇是個武夫，自幼便在汝安城長大，性情直爽，而孟氏卻是道地的京城人氏，

自幼便養在深閨中，平素最愛撫琴弄香，生得十分嬌弱。

楊肇每個月休沐不過四日，其餘時間皆待在軍營，夫妻倆聚少離多，就是想培養感情也培養不來，每個月四回的碰面，兩人都像陌生人一般，十分的不自在，要不是楊肇需要兒子，恐怕寧可待在軍營也不願回城中的將軍府。

即便如此，孟氏依舊一直未有身孕，楊家在兩人成婚五年後送來了三名女子，依舊無人有孕，這讓楊家人急得不得了，幾乎每一年就往汝安城送人，將軍府擠滿了十多名鶯鶯燕燕，愣是無人能替楊肇生下一子，一直到楊肇二十六歲那年，孟氏的肚皮才有了動靜。

孟氏早在楊家送來一批又一批的小妾時便想回京了，夫妻感情再不好，楊肇仍是她的丈夫，丈夫頻頻納妾，她心中如何會不苦澀，若不是這青揚將軍的名號只能是嫡子繼承，她早已離開，如今好不容易懷了孩子，完成了任務，不管孩子是男是女，她是一刻也不願意待在汝安城，待肚中的孩子坐穩了胎便吵著要回皇都。楊肇一直與孟氏處不來，每月休沐回府，夫妻二人都說不上幾句話，遠不如那些小妾們來得溫柔體貼、柔情似水，除了「例行公事」外，楊肇幾乎不會進孟氏的院落，孟氏要回京城他也只是意思意思挽留，沒一會兒就答應了，而孟氏的肚子也爭氣，不僅一舉得男，甚至還是龍鳳胎，可惜龍鳳胎中的妹妹在四歲那年不小心跌落池塘淹死了。

楊肇十六歲成親，二十六歲生子，已算慢的了，不過總歸是有了兒子，然而楊唯青卻是遲遲不肯成親。

相較於當初對楊肇的積極，楊家人對楊唯青的婚事倒是不怎麼上心，打從他十六歲開始一直至二十歲，總共不過才挑了三、四個人選，偏偏楊唯青一個也看不上，一直到他死時仍未娶妻。

正因如此，不僅楊家人不知所措，就是百姓們也惶惶不安，就在眾人等著乾清帝動作時，西遼國卻突然來了議和使者。

大周國與這堪稱豺狼虎豹的四國長年征戰，也不是沒議和過，只不過那早已是幾代之前的的事了，如今汝安城無守將，西遼本可以趁勝追擊，卻選在這個節骨眼上說要議和，乾清帝自然大喜過望。

可高興歸高興，他也怕西遼有陰謀或是議和條件太過苛求，誰知西遼使者的議和條件竟然只是和親，對象正是西遼太子拓跋清。

而拓跋清選中的人不是公主也不是郡主，竟是楊家一名名不見經傳的遠房姑娘，這人選大大出乎眾人意外。

據說那楊姑娘是隨父母前去汝安城旁的林州探親時遇上了歹人，恰巧被拓跋清所救，拓跋清對楊姑娘一見傾心，不僅沒殺害這敵對的大周人，反而放了他們，甚至願意為了她向大周議和，只為迎她為西遼的太子妃。

這英雄救美的橋段實在老派，不過對乾清帝來說卻是個再好不過的消息，不用犧牲自己的女兒，雖然他也沒女兒，只能從宗親中去挑選，但這難免要傷腦筋挑人選，如今免去麻煩便能達到議和的目的，何樂而不為？

至於那姑娘身分低微一事就更簡單了，賜一個公主的封號不就得了，於是大周國

便有了青寧公主這號人物。

青寧公主的出嫁能換來大周國的安定，百姓如何不高興，安居樂業多年，誰也不願再受戰火波及，於是這送嫁人潮可說幾乎快將整個皇都擠得水泄不通。

在隊伍出城的剎那，花轎中的女子悄悄掀起簾子的一角，回頭望向那熱鬧的大街。她不是什麼絕世美人，卻有一張耐看的臉龐，皮膚略黑，膚質卻好，不像一般姑娘那般柔美，而是有著一股中性之美，她的眉宇之間帶著一股英氣，一雙眼睛清亮有神，讓她看起來無比堅毅，與外頭那被傳言是嬌美柔弱、容貌無雙的楊姑娘十分不同。

遠離故土，女子的眼中沒有淚光，也沒有不捨，有的只是一片沉靜。

這是她的故鄉，她這一輩子都奉獻給大周，如今不過是換了個方式守護罷了。

女子深深的將眼前这一幕烙印在眼中，她知道自己這輩子恐怕都不會再回來了，她此去是為了大周百姓的安定，她會在西遼定居、生兒育女，她希望她的犧牲能替楊家、替大周換來短暫的安穩。

百姓也是這麼想著，可他們又如何會知道，這般甘於奉獻、個性堅毅的女子，嫁到西遼不過短短一年便香消玉殞，就連骨灰都無法回到故土，只能與西遼那漫無邊際的沙塵融為一體，緩緩的消散在這人世之間……

## 第一章 重生練身體

夜涼如水，晚風吹過山巒，樹梢輕晃，發出陣陣沙沙聲，除此之外便只有蟲鳴聲，顯得山裡的夜晚格外安靜。

山腰上一間破舊的小屋中，坐著一名年約十五、六歲的少女，她一襲素衣，未施粉黛，肌膚瑩白，整個人淡然得彷彿一朵不起眼的山野小花，可骨子裡卻透出一股說不出的嬌媚之感，一雙黑眸閃爍著潑灑波光，似笑非笑，蕩人心神。

她透過破損的窗戶看見外頭，天上的月亮就像個大銀圓盤似的，皎潔明亮，高掛於漆黑的天際，與她印象中染著嫣紅的紅月完全不同。

鼻腔中是清冽的空氣，與那飽滿沙礫的沉悶氣息不同，而是帶著清新卻有些濕潤的木質氣味，讓她貪戀的又深吸了一口。

她低頭撫著自己瘦弱卻沒有半點紅痕的手腕，又看向一旁的水盆，水面上倒映出一名長相嬌美卻十分瘦弱的小姑娘，臉上緩緩的浮出一抹笑，那笑容極美，卻藏著說不出的哀傷，明明笑著卻比哭還要揪人心口，讓人感到莫名的沉重。

這是一張陌生又年輕的臉龐，清麗且柔美，是她，卻又不是她。

她是怎麼活過來的？

少女有些恍惚，回想著自己死前的記憶——

那夜，她一如往常的等候那晚歸的男人。

西遼國土多沙塵，除了沙子便是草地，那兒的百姓以遊牧為生，而西遼的皇都就建在國土最大的綠洲之中。

今夜半點星子也看不見，月亮也隱在雲層後頭，天空黑漆漆的一片，彷彿有團濃墨籠罩著整個天際。

她有些不安，正猶豫著要不要出府尋人時，突然感到心口一痛。

那股鑽心一般的刺痛來得又凶又猛，讓她促不及防，一個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用芙蓉玉瓷燒出的茶盞碗碟。

那套茶具是她已為數不多的陪嫁品，也是母親給她備下的嫁妝之一，她看著碎了一地的瓷器，分不清是心口疼還是心疼。

忍著突如其來的劇痛，她努力想爬起身向門外的侍女求救。「薩兒……」

她以為自己的嗓音很是清亮，不料卻細若蚊蚋，外頭刮起的風輕而易舉蓋過她那虛軟無力的叫喚。

門還是開了，可進來的不是薩兒，而是她夫君的愛妾。

女人身穿一襲紅羅裙，如初升的豔陽，領口和袖口都繡著華麗的紅蓮花紋，烏髮高高盤起，髮間那朝陽五鳳攢珠釵讓她看起來格外的雍容華貴。

妾室不能穿任何紅色的衣裳，可眼前的女子卻在她這主母面前穿上紅衣，且那一身獨一無二的紅蓮裙是她的衣裳。

然而此時她該計較的卻不是那一身紅衣。

「是妳……妳給我吃了什麼？」她的嗓音本就比一般女子低沉，如今因心口的劇疼變得更加嘶啞。

就是再不明後宅手段，在看見女人與平時那般溫順恭謙完全扯不上邊的模樣時，她心裡也有了底。

女人捂嘴一笑，很是嬌柔的說：「妳也不算是笨到家，至少還知道自己吃了不該吃的東西。」

身為西遼第一美人，女人本就生得極美，加上那一身紅裙光鮮華豔以及心情的愉悅，讓那粉面朱唇顏色更豔，更顯得姿色奇絕。

相較於女人的絕豔，倒在一旁冷汗直冒的她更顯狼狽，捂著愈來愈疼的胸口，她腦中不停回想自己今日究竟吃了什麼、喝了什麼，最後停留在貼身丫鬟送來的那碗蓮子湯。

原來，她身邊的人早讓她給收買了……

「為什麼……」

她是真的不解，她不爭不搶，只安安分分守在自己的院落，她知道男人寵愛她，也知道男人除了她之外還有許多妾室，而最得寵的便是眼前這名女子。

可她從不嫉妒，即便男人留在女子的院落她也從不吵鬧，只堅守自己的本心，這樣的她為何會落到如此下場？

女人聽見這句為什麼，那雙嬌媚的雙眸極快地閃過一絲怨毒，嘴上卻仍笑著說：

「還能為什麼？若不是夫君的命令，我如何敢這麼做？」

這話讓她本就顫抖得厲害的身子狠狠一震，不可置信地抬起頭，看向眼前愈來愈模糊的紅衣女子。「不……不可能……」

男人看她的雙眸總是溫柔，甚至為了替她治療舊疾，特地前往奮天山取那百年才出的赤燄草，至今未歸，她如何肯信這樣的話？

「有何不可能？」女人發出銀鈴般的笑聲，雙眸閃過一抹快意。「妳當真以為夫君是去為妳取藥？少作夢了。」

女人邁著輕盈的步伐來到她身邊，俯下身一字一頓的說：「他是去了奮天山不錯，可妳是不是忘記奮天山的後頭是什麼了？我就好心告訴妳，他是帶兵去大周了，至於殺妳之事除了夫君的參與，還有妳那一心維護的娘家人！」

這話讓她腦中轟的一聲，整個人像是落入了冰窖，她伸手想抓住眼前人，卻是一陣天旋地轉。

不！不可能！他明明答應過她的！

在意識消散前，她腦中浮現的全是男人深情的模樣以及對她述說過的承諾，還有一個個勸說她嫁來西遼的親人，她想親口問問是不是真的，可惜她已經沒有機會了……

女人像是被她嚇了一跳，連退了好幾步，直到發現她似乎沒了呼吸，這才吁了口氣，惡狠狠的踢了一腳。

「賤人！連死都不安分！」

女人低罵了幾句，這才喚了人將她搬到床榻上，不僅替她整了整長髮，還細心的替她蓋上被子，彷彿她只是睡著了一般……

想起前生的總總，少女又是低低一笑，覺得自己真是個傻子！

「楊青檸！妳是傻子嗎？」

少女一怔，抬頭看著突然出現在房外的男孩，不是因為他方才那一句與自個兒心聲相同的傻子，而是一一

「你方才喚我什麼？」少女的嗓音十分嬌甜，細細柔柔的宛若黃鸝鳥一般清脆動人，與前世她低沉的嗓音很是不同。

男孩鄙夷的看了她一眼，將手上的食物擱在桌上。「妳真傻了不成？追男人追進了坑裡，現在竟然連自己的名字都給忘了？」

少女看著眼前皮膚黝黑，卻生得十分清秀的男孩，又問了一次。「我叫楊青檸？你可知是哪個青哪個檸？」

男孩臉上閃過一抹不耐，連回答都懶。「這是我爹讓我送來的飯菜，妳要吃便吃，不吃拉倒！」說罷便頭也不回的走了，宛如一陣風。

得不到想要的答案，楊青檸只能作罷，朝桌上的饅頭與鹹菜看去，撫了撫肚腹，餓了！

她伸出蔥白的纖手，拿起桌面上的白饅頭一口一口的吃了起來。

手中的饅頭有些乾硬，卻是愈嚼愈香，麵粉的香甜讓她加快了咀嚼的速度，不一會兒便已啃了大半。

她該有五年沒吃這樣的粗食了，自從進了主帥營，她的吃食便與一般的士兵不同，沒有大餅、沒有饅頭，而是換成了香噴噴的米飯以及熱騰騰的肉菜，這一顆久違的饅頭勾起了她的回憶。

吃完了饅頭，她撐起無力的身子，用一旁的水盆簡單將自己清洗一番，才又躺回那破舊的炕上。

既來之則安之，老天既給了她重活一世的機會，她便要好好珍惜，所有的問題就

等明日再說吧。

春日色彩繽紛的季節，一陣陣和暖的微風吹過，樹葉由原本的光禿至發出嫩芽。山路上，冬日時密密落下的枯葉鋪成一條金黃色的路，遠遠望去，天地相接的地方是一片茫茫的雲霧，不一會兒白雲深處露出了一小片暖光，緩緩將其染成了金色，和煦的日陽逐漸探出半邊小臉，好似一位美麗又害羞的小姑娘。金黃色的陽光透過樹梢，像一隻隻頑皮的小精靈在滿是枯葉的山道上跳躍著，映照在閉著雙眸歇息的少女臉龐上，襯得她恍若山中沉睡的睡美人。

「楊青檸！」

一陣氣急敗壞的叫喚打破這寧靜的早晨，不僅驚動在樹上覓食的鳥兒，也讓昏昏欲睡的少女睜開了眸。

男孩拿著自己的斧頭往她腳下一扔。「是不是妳？」

楊青檸看著那少了半根木柄的斧頭，輕輕的眨了眨眼兒，下意識便要否認，可惜不等她說話，男孩已搶先開口。

「妳休想抵賴！除了妳誰會動我的東西？」男孩眼睛都紅了，看得出來很傷心。他們是獵戶，鄰居都住得遠，得走上一刻鐘的路才會到，誰會閒來無事跑來弄壞他的東西，除了這陣子性情大變的楊青檸！

楊青檸有些心虛。「我只是一時失手，不是有意的……小石頭，姊姊保證以後絕對會賠給你的！」

男孩姓楊單名石，是原主伯父的兒子，小名石頭，楊青檸生病的這段時間都是由這個弟弟照料。

「賠？妳拿什麼賠？」楊石氣呼呼的撿回地上的斷斧。「妳就不能安分一些嗎？追不到田大白就尋死覓活，把自己給摔進了陷阱，好不容易才好一些又拿生財工具折騰，妳把斧頭給弄斷了，讓我怎麼砍柴？」

楊石的指責讓楊青檸百口莫辯。

說起這具身子的前生也是個奇葩，原主的父親楊書磊本是悅縣的縣令，因得罪了人而被誣陷貪瀆給罷了官，只能落魄的離開，而楊書磊的妻子徐氏是一名秀才家的女兒，因是獨女而備受寵愛，自幼就不曾自己動手做過家事，嫁給楊書磊後也一直有丫鬟侍候著，如今家產被抄，如何過得起以往那茶來張口飯來伸手的日子？打從離開悅縣，徐氏便成日垂淚，家事更是半點也不會，就連兩人的獨生女兒楊青檸也是一個樣兒，母女倆就是落了難也還當自己是之前的千金大小姐，十指不沾陽春水。

這讓一向疼妻子的楊書磊又心疼又無措，他這輩子什麼都不會，就只會讀書，好不容易當了官卻因不懂人情世故遭到誣陷，如今沒錢沒房，唯一的辦法便是回鄉了。

楊書磊回到故土，第一件事便是去投靠他一向看不起的哥哥楊復正。

楊復正是個老實人，個性樸實木訥，雖說唯一的弟弟當官後便不曾與他往來，落

魄了才找上了門，他仍是滿心欣喜，知道他們無處可去後大方的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，在自家屋子旁砌了間房子，給他們一家三口住。

因為這事，楊復正的妻子黃氏氣得半死，差點沒與他大打出手，可錢花都花了，也不能將小叔一家給趕出去，於是兩家人便這麼比鄰而居的生活著。

住處雖有了著落，可總不能連錢都向楊復正伸手要，楊書磊就是再落魄，骨子裡仍有著文人的清高，尤其在他落難時那些好友一個個避不見面，不是推托不在就是換了個嘴臉，就連妻子娘家也不曾給他們好臉，倒是他一直瞧不上的哥哥真心接納他，一點也不怕惹上麻煩，讓他既感動又愧疚，發誓以後若是能翻身定要好好對待兄長。

可惜楊書磊有這志氣卻沒那運氣，下地不會、挑水不成、砍柴差點沒把自己的手也給砍下、叫賣又怕失了臉面……這不成那不行，幾年下來竟是一事無成，還專拖後腿。

而徐氏母女就更糟了，除了當千金大小姐之外連燒個水都不會，好幾回差點將房子都給燒了，把黃氏氣了個半死，不得不攬下侍候人的活兒，替她們母女二人洗衣煮飯，嫂子生成了丫鬟。

為了這事她成日與楊復正吵，好好一個家因為楊書磊的到來險些沒散了。

正因這樣，兩人的兒子楊石對這位拖後腿的叔叔十分反感，連帶著也對總是將他當小廝使喚的姊姊楊青寧沒好臉色。

這樣的日子沒過幾年，黃氏便吵著要與楊復正和離，就在夫妻倆吵得不可開交時，卻發生了件大事。

楊書磊某一日上山後便再也沒回來，幾個月後有人在一處山洞中找到了他當時穿的衣服，衣物之下赫然是被狼群啃食後殘留的白骨。

這消息傳回楊家，對徐氏可說是晴天霹靂，本就瘦弱的身子頓時就垮了，不到半年也跟著去了，僅留下楊青寧一人。

這下好了，小叔家都快死光了，人死如燈滅，再大的仇恨也能消散，黃氏那悶了好些年的鬱氣也都平了，現在就剩下這麼一個姪女，不過就是多雙碗筷，她自然不會想著和離的事了。

只不過年僅十二歲的楊青寧著實不好侍候，不僅不願搬去與楊復正一家同住，且依然像個嬌嬌女一般，吃飯還得讓楊石端來，成日不是抱著楊書磊留下的書籍傷春悲秋，便是彈琴做畫，半點家務都不碰，儼然就是一個千金小姐的作派。

楊復正心疼她小小年紀便失了父母，真心將她當自己的女兒疼愛，有好吃好玩的都是頭一份給她，就是她吵著要那昂貴的筆墨畫紙他也咬牙買了，為此還熬了三個晚上，就為了在山上獵下一頭完整的獐子，好賣了皮毛給她換畫紙。

可惜楊青寧半點也不領情，對楊復正一家就像對待下人一般，完全不將他們當作親人看待。

楊復正倒是不介意，他就只有楊石一個兒子，一直想要個女兒卻生不出來，而楊青寧承襲了徐氏的好樣貌，生得粉妝玉琢、嬌俏可愛，被小姪女指使他很是心甘情願。

至於黃氏，侍候弟媳這麼多年了，現在還想她去侍候姪女自然是沒門兒！於是侍候楊青檸的事便落到了楊石的身上，但這不是楊石討厭她的原因。

楊石的個性其實與楊復正很像，這山裡的女孩都是大手大腳、皮膚黝黑，他還是頭一回見到長得像娃娃一樣精緻的女孩兒，而且還是自己的姊姊，替她燒水端飯他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，畢竟楊青檸自幼生活在城裡，不會這些粗活似乎也很正常，就是脾氣驕縱了些他也可以忍，讓他受不了的是楊青檸竟像個花痴一般，成日追著男人跑。

田大白大名田伯元，是這天清山下春陽鎮大地主的兒子，田大白是楊石給他取的綽號，因為他身為男子皮膚卻比尋常女子白，甚至還上粉，簡直比女人還女人，不僅如此，他成日拿著一把搖扇惺惺作態，最愛做的事便是在來收地租時調戲調戲小姑娘。

楊青檸生得貌美，唇紅齒白、膚如凝脂，活脫脫就是嬌養在家的閨閣小姐，鎮上那些成日下地幫忙的鄉野姑娘如何能與她相比，就是鎮上最美的姑娘都比不上她，田伯元只一眼便驚為天人，將人給盯上了，又是送禮又是噓寒問暖的，不過幾句甜言蜜語就哄得楊青檸分不清東南西北，一心想嫁入田府當少奶奶。

可田伯元再如何也是那春陽鎮第一大地主的少爺，如何會娶一個孤女，他早已與鄰鎮地主的女兒定了親，招惹楊青檸不過是想玩玩。

田伯元是個好色之徒，偏偏楊青檸雖然喜歡他卻堅持男女授受不親，他哄了她這麼久，連小手都不讓他碰一下，田伯元是個貪鮮之人，女人再美看得著碰不著，時日一長他對楊青檸便歇了心思。

楊青檸卻是個死心眼，她或許並不那麼喜歡田伯元，卻是極喜歡田府那能令她過上之前日子的財富，因此纏著他不肯放。

一個姑娘家追著男人跑，如何不讓人笑話，尤其是田伯元每次到天清山腳下收租，楊青檸便會上趕著滿村子追，鬧得人盡皆知。

村子裡的人因為這事時常笑話楊石，說他家出了個花痴姑娘，想男人想瘋了，這才會沒注意腳下有個坑，直直落了下去，把腦袋都給摔傻了，什麼事都記不得。此時的楊青檸已非之前的楊青檸，自然是記不得往事，可眾人卻是不知，只當她把自己給摔成了傻子。

正因如此，楊石十分的氣憤，氣這讓他丟盡臉面的姊姊。

尤其是楊青檸醒來後不僅什麼事都記不得，甚至連他們都給忘了，成日不是坐在屋子發呆就是一直望著天空傻笑，待傷好了也不安分，不是拿他的斧頭、柴刀去玩，要不就是成日玩石頭，真像個傻子一般。

看著眼前氣得幾乎要哭出來的小男孩，楊青檸嘆了口氣，站起身來，拍了拍身上的落葉朝他走去。

楊石見她直直的朝他走來，也顧不得哭了，忙朝後退了一步。「妳、妳想幹麼？」倒不是他怕她，而是怕不小心碰著她、磕著她，她小脾氣一來又去向他爹哭訴，到時他又得挨上一頓打。

楊復正可是疼楊青檸勝過自己的兒子，就連她追著田伯元掉進坑裡都要怪楊石沒



將她看好，為此狠狠的修理了他一頓。

見他明明惱她卻又小心翼翼不敢碰她的模樣，楊青寧感到有些好笑，直到將他逼到不能再退，她才伸出手揉了揉他的頭。

「小石頭，這事是姊姊錯了，姊姊保證以後會買更大更好的斧頭給你，你別哭了可好？」她的嗓音十分好聽，沒了以往的尖銳與刻薄，輕輕柔柔的，猶如春風拂過。

她真的不是有意，而是這具身子實在太嬌弱，渾身沒半點力氣，就連搬個椅子都能喘個老半天，與她之前的素質實在差得太多太多了。

老天既給了她重生的機會，她自然不會浪費，她的仇未報、她還有親人未見，不可能一直待在天清山上當一個無憂無慮的小姑娘，她得想辦法回去。

可這樣的身體素質根本不能回去，所以她得訓練。

前世的她不到四歲便開始習武，刀、劍、槍、弓、鏢、鞭……就是戟她都使過，可以說沒有一種兵器是她不會的。

然這身子卻是連把斧頭都拿不起，不僅要雙手拿，還抖得厲害，甚至差點沒拿穩往自己腳上掉。

這讓她很無奈，想拿武器只能先練力氣，有了力氣才能將一些基本功一一拾回，於是她便開始每日扔石塊的日子。

從一開始她只能扔十多塊小石子，一雙胳膊使不得舉不起來，到現在一日能扔上百顆石塊，總算是將前生十分之三的臂力給練了回來，可這樣的力氣還是不夠，她便再拿斧頭，雖然拿得起來卻拿不久，這才會一時失誤將木柄給弄斷了，她不過是想幫忙，真不是有意的。

「誰哭了！」楊石小臉有些紅，想拍開她的手又不敢，只能偏過頭，氣憤的瞪她一眼。「等妳賠我不如自己修！」

說罷，他拿起斧頭轉身便要走，臨走前不忘道：「我爹叫妳回去吃飯！」

楊青寧傷癒之後，最愛天未亮便跑到山中扔石塊玩，楊復正不只一次吩咐她山中有狼，讓她別亂跑，偏偏她不聽話，楊復正很是操心，只能日日讓楊石來找人。楊青寧今日的練習已經結束，自然不反對，便跟著他身後慢慢走。

兩人一前一後走了一會兒，楊石便不耐煩的轉身催促。「妳能不能走快點？不過一小段路妳也能磨蹭大半個時辰，我今日還要上山，妳再這麼拖下去我就不等妳了！」

楊青寧雖嬌弱，可追起田伯元來速度可是快的很，即使她之前傷了腳，可也只是一點皮肉傷，連筋骨都沒傷著，如今怎麼走得比一旁在爬的螞蟻還要慢？

「你有事先去無妨，我慢慢走就是。」楊青寧道。

不是她想小碎步，臂力既然有一定的水準，那就該著重在其他地方了。

這裡四周都是山林，沒地方讓她練跑，她只能在雙腿各綁上十斤的沙袋，晚上睡覺也不拆下，待能行動如常時便再往上加，如今的她腿上已能綁上二十斤的沙袋，兩腳加起來便是四十斤，在還沒習慣之前走路自然慢。

楊石見她依舊走得慢，那模樣就像在散步似的，很是閒情逸致，他真的想甩頭就

走，偏偏他要是真敢一個人回去，他爹肯定會剝了他的皮。

今日是爹答應帶他上山的日子，這可是他頭一回上山打獵，他期待很久了，要是耽誤了時間，他肯定去不了。

思及此，他不得不回頭去扯住少女的衣袖。「妳走快點！」

楊家在春陽鎮上有塊田地，楊復正沒去打獵的時候便會帶著楊石下地，因此楊石的力氣並不小，照理說只要輕輕拉楊青檸一把便能將她拉動，誰知少女依然穩如泰山。

楊石詫異的看向她，楊青檸雖比他大兩歲，個頭卻沒他來得高，整個人看起來嬌嬌小小的，彷彿風一吹便會倒，怎麼可能會這麼沉？

少女見他一臉著急，不希望再惹他不高興，於是加快了些速度，雖然還是慢，但比起方才也算是快了一些，楊石也不好再催，可惜待兩人回到家時，楊復正還是出門了。

「爹走了？」楊石頓時又失望又氣憤。

要不是楊青檸動作太慢，他今日肯定能獵上幾隻兔子！

「今日你陳叔也要上山，你爹不好讓人等，便先走了，你爹說了，下一回一定帶你去，你們兩個趕緊把手洗一洗，用早膳去！」黃氏正在清洗楊家父子早上下地拔回來的青菜，頭也不抬的說。

楊石不發一語，甩頭便走，理也不理楊青檸。

這孩子又鬧彆扭了！楊青檸很無奈，說真話，她其實挺喜歡楊家人。

楊復正是真心把她當閨女一般疼，只要她開口討，他都會想盡辦法給她弄來。

黃氏待她雖然只是普通，有時甚至沒個好臉，但在吃喝穿戴上卻不曾苛刻她，是個嘴硬心軟的婦人。

至於楊石是她重生後見到的第一個人，小男孩嘴裡總是罵她，其實很體貼，就連方才著急扯她動作也不敢大力，深怕弄疼她。

她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，就是有別房的兄弟姊妹也因她需隱藏女子身分的緣故只遠遠見過，並不曾相處，所以她並不懂得怎麼安慰眼前傷心又氣憤的小男孩，只能跟著他一路走，直到見他頭也不回的往山上衝去，這才忍不住輕聲開口。

「你要去哪？」

楊石這才發現她跟在身後，嚇了一跳。「要妳管！妳不許再跟著我！」

被他這麼一吼，楊青檸也不惱，只問：「你想一個人上山？」

她一猜便中，讓不擅說謊的楊石憋紅了小臉，最後只能道：「不許妳向我娘打小報告，否則、否則我就、就……」

「否則就怎麼？」楊青檸彎起一抹笑。

她本就長得美，這一笑恍若春暖花開，讓四周都亮了起來，也讓楊石一時看傻了眼。

他忙撇開眼，凶巴巴的說：「否則我、我就不替妳端飯！」

這威脅既蒼白又無力，楊青檸一愣之後忍不住笑出聲，銀鈴般的笑聲頓時迴蕩在山野林間。

「你在這等著，不許走，否則我就告訴伯娘。」她用著笑彎的月眸看著他，說完轉身便往屋裡走去。

比起他方才可笑的威脅，楊青檸這句話可說是簡潔又有力，就是楊石想獨自偷跑也是不敢，只能傻站在原地乾瞪眼。

不到一刻鐘，楊青檸便回來了，原本空空如也的雙手多了兩個小布包。

「拿著。」她將其中一個交给了他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楊石掂了掂手中的布包，有些溫熱，似乎是食物。

「早膳，想上山也得先填飽肚子。」

楊石聞言頓時瞪大眼，看著她手中另一個小布包。「妳也要去？」

「自然，我怎麼可以讓你一個人上山。」在她眼中，楊石不過就是個十三歲的小男孩，獨自上山太危險，她可沒忘記原主的爹就是喪生在狼口之下。

可在楊石眼中，帶她上山才是真的危險。「不行！妳走得這麼慢又這麼弱，帶著妳恐怕還沒到山上天就黑了。」

最重要的是，要是讓爹知道他帶楊青檸上山，肯定會剝了他的皮。

「你若是不帶我也行，那你也別去了。」她輕飄飄的說。

「妳……妳……」楊石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再磨蹭下去天就要黑了，究竟去還是不去？」楊青檸挑眉道。

「去！當然去！」被她這一激，楊石立馬一喊，但也沒忘了警告。「妳要跟就跟，可要是跟不上，就別怪我不理妳。」

他想，只要將楊青檸給甩開，她一個女子怎麼也不敢獨自一人待在山裡，到時便會自己回頭，這麼一來他就不必挨罵了。

兩人達成協議，楊石便帶著她來到他藏著弓箭的地方，將竹箭與獵弓揣在身上。楊青檸見他只有一副弓箭，也沒向他討，她的力氣雖有增長，卻還不到能拉弓的地步，於是只問：「有沒有獵刀？」

「妳要獵刀幹麼？」楊石一聽她又要向他討東西，頓時警戒。

「你有弓，我自然也要有武器自保，要不遇到危險怎麼辦？」她一直是劍不離身，前世她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，名為韶光。

那把韶光劍伴了她十幾個年頭，砍殺了上千個敵人，可她出嫁時卻沒能把它給帶走，而是留在了楊府，因為她知道，嫁人之後她再也用不著了。

「若有危險，妳躲在我後頭就是了。」看著眼前嬌弱的姊姊，楊石挺起了胸膛，突然覺得自己責任重大。

楊青檸笑了笑，極快地伸出手，眨眼間便將他藏在腰際的獵刀給抽了出來，改插入自己那比柳條兒還細的腰間。「走了。」

楊石傻了，愣愣的看著自己空空如也的刀套。

她是怎麼做到的？

初春的天氣不冷不熱，十分的舒服。

楊石於天清山長大，比楊青檸更加熟悉此山，這天清山是座生機勃勃的大山，不僅物產富饒，野獸也多，是這方圓百里居民糧食的來源。

天清山分為三大部分，山腳多野菜、野菇，鎮上的孩子都會被使喚來摘些新鮮的野菜，一部分自個兒吃，一部分拿到集市去賣。

再往裡頭走則有很多野雞、野雉、兔子以及獐子和麝子之類的獸類，這些動物大多溫馴，有些獵人會帶著年幼的孩子來此打獵，權當練習，畢竟下一代也要成長，將來才能當好自己的家。

大多數的居民頂多到這地方便不會再往前走了，因為這天清山上居住著一群狼群。狼是群聚的野獸，且地盤意識極強，經常巡視以查看是否有人入侵者，獵人對著一隻狼還好說，可對上一群狼那就是找死，最怕的就是沒能以最短的時間將狼給殺死，讓牠引來同伴，所以這山的深處極少有人願意去。

但也有樂於冒險之人，畢竟這深山之中不僅僅有狼群，還有野豬、黑熊、狐狸以及獵豹等等凶猛的大型獵物，這些野獸雖危險，賣價卻是極高，讓許多缺錢的獵人甘願鋌而走險。

今日楊復正便打算帶上楊石到山腰去讓他練練手，若不是楊石誤了時辰，父子二人恐怕早已獵了幾隻小兔子，畢竟楊復正的獵技在村裡可是數一數二的好。

姊弟二人一前一後的走著，愈走楊石一雙眉便擰得愈緊，納悶非常，方才楊青檸還跟隻螞蟥一樣慢，怎這會兒腳步倒是輕快了？

楊青檸正不急不緩的跟在他身後三步左右，不論他走快還走慢，甚至是上坡她也不落，永遠與他間隔三步的距離。

楊石在驚訝的同時也有些小鬱悶，他覺得楊青檸就是故意的，若是她早些時候能走得這般快，爹也不會扔下他一個人跑掉。

他愈想愈生氣，腳步也就愈來愈快，幾乎可以說是用跑的了。

可不不論他速度再快，楊青檸依舊一臉輕鬆的跟在他身後，這速度對已揹著沙包負重數月的楊青檸來說仍算遊刃有餘，甚至很有閒情逸致的欣賞著周遭的景色。

天清山山路崎嶇，風景卻極好，山澗升起濛濛白霧，一眼望過去翠色環繞，群峰盤結，巍然上挺，彷彿仙境。

林間薄霧繚繞，如白紗般柔柔地漂浮在空中，陽光像一縷縷金色的細沙，穿過重重疊疊的枝葉照進來，斑斑駁駁地灑落在草地上。

草地上閃爍著清晨晶瑩的露珠，散發著青草、鮮花和濕潤泥土的芳香，各種各樣數不清的小花競相鑽出泥土，白的、紅的、黃的如繁星閃爍，讓林中的大地閃耀出五彩繽紛的活力。

這座山很美，比起那與西遼相連，總有著漫天黃沙的汝安城，位靠於南夷邊界的春陽鎮是個四季分明之地，也可以說是大周國的中樞。

這兒離南風城僅有百里的距離，若是南風城破，首當其衝的便會是這附近的城鎮，接著便是皇城了，所以南風城可以說是整個大周國的重地。

而南風城離汝安城卻是有數千里遠，她若想去西遼便得先到南風城，南風城靠海，以船代步能夠節省不少的時間，若她能坐船到皇城，再隨著商隊往西走，應該半

年便能回到西遼。

不過她並不著急，她的實力還未恢復是一回事，最重要的是，她得搞清楚那些讓她犧牲一輩子的楊家人是不是真參與了她的死，除此之外她還想看看母親。

她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她出嫁那日，在那之前她已有好些年沒見過她了。

在四歲之前她一直是跟著母親生活，雖然記憶有些模糊，但她仍記得那是她這輩子最無憂、最開心的日子。

那時候的她就像尋常人家的小姑娘，時常賴在母親懷中撒嬌，直到四歲那年二叔派人將她從母親身旁接走，她的人生才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。

時間過得太久了，她有些記不得，但她印象中的母親柔弱纖細，是個很溫柔的女人，打她四歲被接走後，母親一個月只有一日能來探望她，那時候的母親總是心疼的看著她身上的傷痕默默落淚，而她則是強忍著疼痛，不停的安慰著母親。

可隨著時日一長，讓原本親密的母女宛若陌生人，竟是連句話都不知該怎麼開頭，時常一個包紮、一個沉默就這麼渡過那珍貴的一日。

當時的她已不像剛離開母親時那樣不懂事，二叔給她說了許多事，讓她明白家族的重擔如今就背負在她身上，讓她不得不接受，若是她不接受，楊家便再不復從前，最重要的是他們拿母親來要脅她……

「姊、姊姊……」

楊石突如其來的叫喚將楊青寧從遙遠的回憶中拉回，看向眼前的小男孩，擰眉道：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男孩總是連名帶姓的喊她，這還是她頭一回聽他叫姊姊。

楊石臉色有些蒼白，轉過頭看著她，那神情彷彿下一刻就要哭出來似的。「我、我們好像迷路了……」

他方才在山徑上看見一隻又大又肥的兔子，一時興奮便追了過去，誰知那兔子又蹦又跳的，一下就沒了影兒，他不死心，又追了一陣子，追著追著卻發現，他似乎走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。

他頓時慌了，想尋著原路走回去，卻愈走愈偏，怎麼也找不到來時路，這才哭喪著臉向楊青寧求救，雖說也不認為楊青寧會有法子就是了。

楊青寧聞言，這才抬起頭看向四周。

不知何時燦爛的金陽被高聳入雲的參天大樹給遮蔽了大半，因著背陰，山林越發茂密濕潤，日光幾乎漏不下一絲在人前，只覺得四周暗得嚇人，陰冷森然。

楊青寧二人在雜草叢前停下腳步，放眼望去全是各種千姿百態的古木奇樹，與山腰上的樹木不同，這裡的樹十分粗壯，上頭除了佈滿了青苔外，還有著……爪痕。他們居然踏進了狼群的地盤！

楊青寧心一沉，拉過楊石低聲說：「跟著我的腳步，盡量不要發出聲音，快走！」

她現在只能祈禱那些野狼還在午睡，不曾發現他們的侵入。

楊石不明所以，可楊青寧沉下的臉色讓他不敢多問，只能隨著她的步伐，一步步的跟在她身後。

楊青寧雖不認得路，但這片樹林多的是方法告訴她怎麼離開。

日照的方向、樹木的年輪以及岩石上青苔的生長，都可以辨別出他們所在的方位，只要逆著方向走，就有一半的機會能找到來時的路，就算不能，至少能讓他們平安離開這危險的地方。

兩人小心翼翼的避開任何有樹枝的地方，只挑柔軟的泥地或是堅硬的樹幹走，楊青檸的步伐輕巧，幾乎沒發出半點聲響，楊石便做不到了，不過他努力跟著她的腳步，倒也沒弄出太大的聲響。

兩人走了近小半個時辰，這才看見遠處那沒有樹蔭遮天的燦爛日陽。

看著那離他們不遠的明媚景色，楊青檸鬆了口氣，看樣子是走出來了，可就算是走出來仍離危險很近，他們得盡快離開，然而就在她拉著楊石打算繼續前行，一陣細微的呼救聲隨著風聲飄進她耳中。

「有沒有人……救命……」

那聲音很微弱，似乎被什麼東西隔住，沉沉的、悶悶的，若不細聽很難聽見。楊青檸聽見了，同時她還聽見了狼嚎的聲音，因此她並不打算理會，而是拉過楊石快步離開，以她這小身板，恐怕救人不成反送命，她如今可不像以前，惜命的很。

可她能裝作沒聽見，楊石卻不能。

「楊青檸，妳有聽見嗎？」他拉住身旁的少女，側耳聽著。

這會兒又叫回她的名字了？

「沒聽見。」她面無表情，走得更快。

楊石卻死命的拉住她。「我聽見了，有人在喊救命，聽著像是個孩子的聲音，不成！我們得去救他……」

「你拿什麼去救？」楊青檸旋過身，定定的看向小男孩。

她的眼神深不見底，讓楊石愣了愣，覺得眼前的姊姊似乎真與之前不一樣了，她不僅帶著他走出深林，甚至有著無形的氣勢，讓他險些不敢答話。

可善良的天性實在讓他無法當作沒聽見，於是高高舉起手上的弓箭。「我、我有弓！」

楊青檸看了他那把弓，淡淡的說：「這把弓殺得死兔子，卻殺不死狼。」

許是怕傷到他，楊復正給兒子做的竹箭不夠鋒利，要拿來對付狼遠遠不夠，只會激怒牠們，引來更多的同伴。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楊石很不服氣。「說不定我就能！」

小男孩不知天高地厚，打從第一次拿到自己的弓箭，就不止一次幻想自己獵殺野狼的模樣，那肯定很威風、很厲害。

楊青檸壓根就懶得理他，拉過他便要走，他們並沒有脫離危險，誰知道那人會不會把狼群給引來，他們現在最該做的事就是離開此地。

楊石見她竟想見死不救，用力的扯回自己的手。「我們不去救他，他會死的！說不定那是我認識的人。」

這春陽鎮中的所有他人都認識，敢上深山獵狼的獵戶他一定知道。

「妳回去向我爹求助，我自己去就好！」楊石說完便一溜煙跑走。

他可以理解楊青寧會害怕，再說了，她是女子，連個斧頭都拿不好，就是跟著去也沒用，不如讓她回去求救。

沒想到一個不察竟讓他給溜了，楊青寧頓時氣極。「楊石！你給我站住！」

可楊石根本不理，逕自向前衝去。

「該死！」她俏臉一沉，也只能追去。

CrescentFamily